#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史記卷九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

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也

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集解徐廣曰幾一作豈駰謂幾近也索隱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索隱曹輩也偶類也

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廼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廼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廼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

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廼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

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隠鄒氏云間音閑閑謂私也今間音紀莧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隠案漢書作楚軍前薄薄者鹵薄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

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集解駰案漢書音義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集解

駰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

負板築集解李奇曰板墻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集解騷音埽騒案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强天下負之不義之名索隱負猶被也以不義被

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集解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廼得羽地索隱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集解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案漢書作罷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

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集解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

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説布曰事以搆索隱搆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名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

腐儒索隱腐音輔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

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集解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集解徐廣曰賁音肥索隱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

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集解駰案一作徵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

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集解駰案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名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皋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集解駰案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索隱罫音烏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

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刧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

閭集解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敗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索隱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蘄之鄉名漢書作𦉥應劭音保非也正義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甀遂瑞反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集解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

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集解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駰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紿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番陽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兹鄉民田舍正義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正義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集解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隠拔音白蒲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集解駰案媢音冒媢亦妒也索隠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媢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媢婦則媢是妬之别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媢是媢也一云男妬曰媢

索隠述賛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再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

毀卒致
無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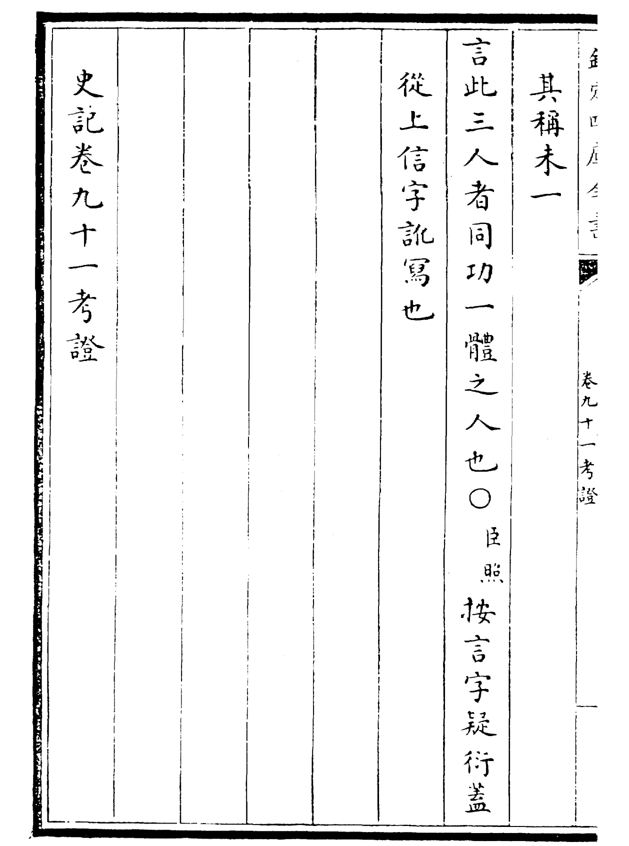
史記卷九十一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黥布列傳共俳笑之○索隱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臣照按急就章云倡優俳笑觀倚庭顔師古注曰俳謂優之褻狎者也言相與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相目也

聚兵數千人○監本脫人字今添

淮南王曰○顧炎武曰隨何說英布當書九江王不當書淮南王歸漢之後始立為淮南王也蓋採之諸書







其稱未一

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臣照按言字疑衍蓋從上信字訛寫也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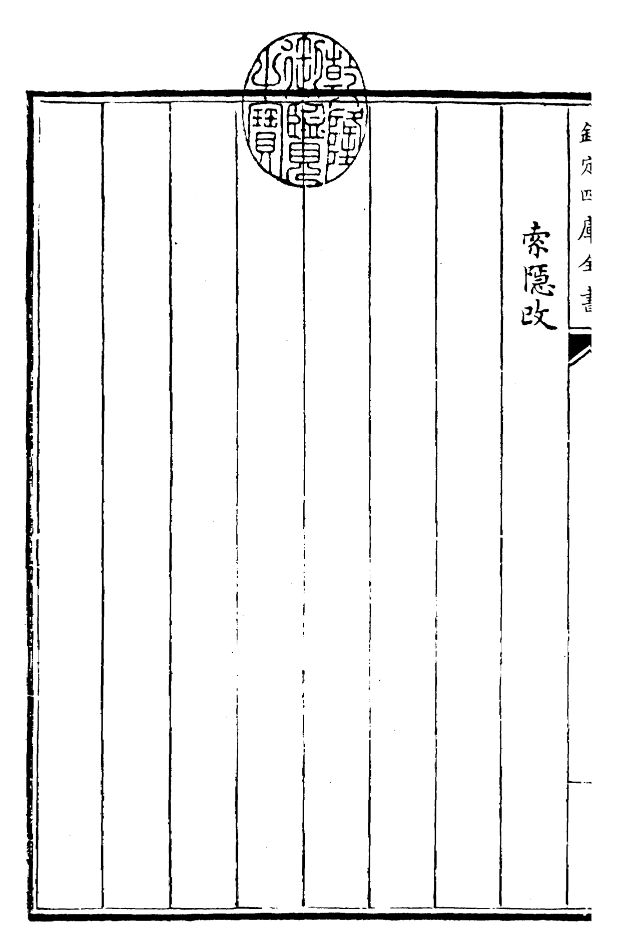
謹案卷九十第三頁前一行漢武更山陽爲昌邑國刊本脫邑字據地理志增

第三頁後七行蕭縣屬楚刊本屬訛令今改

第四頁後一行背復爲楚刊本復訛後據監本王本改

卷九十一第九頁後七行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刊本如訛加今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媢是媢也刊本媢訛娼據毛本





索隱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史記卷九十二至九十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史記卷九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

行不得推擇為吏集解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集解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集解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淮陰城北臨淮水諸母漂集解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集解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劉德曰秦末多

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集解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俛音俯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集解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集解徐廣

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

曰典客也索隱李奇云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

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

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

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

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

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

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集解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名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

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集解晉灼曰廢

不收也索隱喑於鴆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叱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集解駰案音凶于反索隱嘔音吁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

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于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索隱

案秋毫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兵敗散彭城而卻退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絶河關索隱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説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塞音先得反臨晋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為疑兵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索隱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

木罌缻渡軍集解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容也正義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晋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缻度軍襲安邑臨晋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晋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定魏為河東郡正義今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説閼與集解徐廣曰音余騆案李奇曰夏説代相也索隱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鄔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

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磴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喋舊音歃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

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集解駰案輕我一本作輕來伐我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引兵入井陘狹道出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集解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案謂令從閒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箄山說文云箄蔽也從竹卑聲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

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集解如淳曰小飯曰飧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正義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

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索隱如淳云效致也晉灼

曰效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

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

軍敗鄗下集解李奇曰鄗音臛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此西河當馮翊也正義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褕郤氏音瑜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集解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

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集解駰案䏻都賦曰有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索隱劉氏依劉逵作醳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醳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音僕正義暴燕必不敢不

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竒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

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集解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集解韋昭曰軾今小

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竪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集解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

兵易敗散正義近其室家懐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集解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城陽雷澤縣是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集解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

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集解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集解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

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數色庚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脱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集解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

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集解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集解張晏曰折衄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臯集解張晏曰於成臯傷𠔥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鋭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内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

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爲百姓請命正義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亡故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懐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

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

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

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集解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閒名罌為儋石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儋石如今受鮎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儋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鮐音胎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驥之跼躅集解徐廣曰跼一作蹢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

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集解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索隱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集解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集解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

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集解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駰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索隱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眛冢在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眜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亨集解張晏曰狡猶猾索隱吳越春秋作郊兎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兎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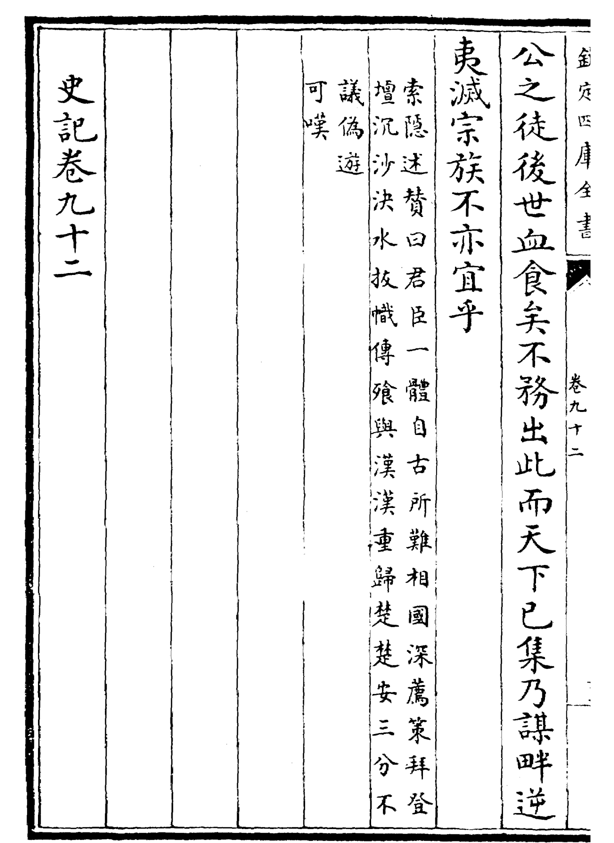
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集解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

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

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寃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集解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

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沉沙決水拔幟傳飱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偽遊可嘆

史記卷九十二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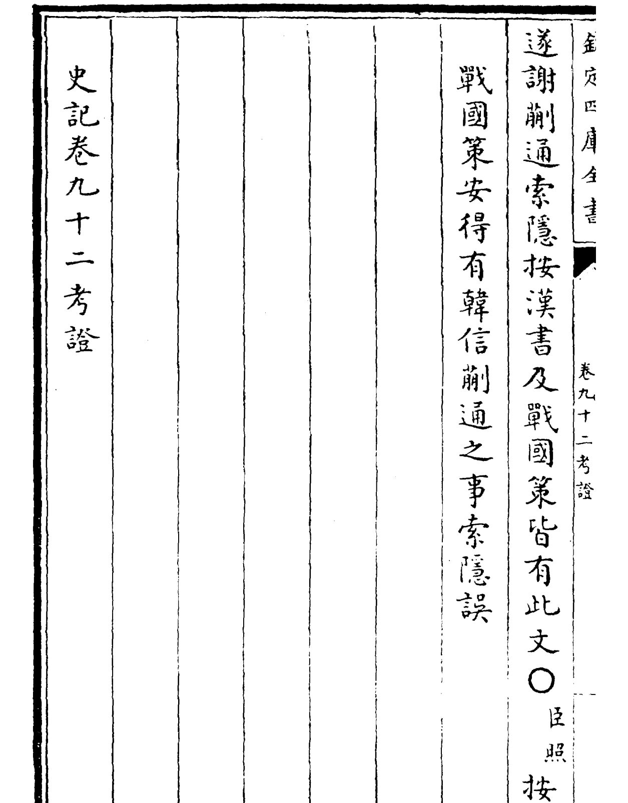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臣照按風后握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即下文所云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

齊人蒯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即顒顒字

遂謝蒯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六百七十一　史部

史記卷九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

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集解張晏曰孺子為孽索隱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晁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横陽君成為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正義故横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集解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為申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

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集解文頴曰鋒銳欲東向索隱跂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跂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為穰侯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廼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正義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

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集解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駰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

邊（集解李奇曰被音被馬反）匈奴數入晉陽（正義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冒音墨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集解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

與王黄等屯廣武以南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鴈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今嬀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集解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隠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閼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説冒頓曰

令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来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集解騆案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杖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索隱傅音附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来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黄等説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集解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集解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遺

信書曰陛下寛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輙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冦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冦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集解文頴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索隱蘇林曰僨音奮張晏曰僨僵仆也正義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

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痿音耳誰反舊音耳腄反於義為疎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頹當為弓高侯集解駰案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漢書功臣表屬滎陵正義滄州縣嬰為襄城侯索隱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集解徐廣曰謚曰壯傳

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頹當孽孫韓嫣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説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集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説孫曾集解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爲龍頟侯續説後索隱頟五格反又作頟音洛龍頟縣名正義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説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頟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頟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説孫曾紹封龍頟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集觧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

安故咸陽也正義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宫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綰别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集解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觖望集解如淳曰觖音辭别之訣望猶怨也瓚曰觖謂相抉而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兾也索隱觖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兾及虜臧荼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

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巳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

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集觧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决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

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

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集解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為亞谷侯集解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索隱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宛朐曺州縣也太史公云豨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

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言屈已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

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刼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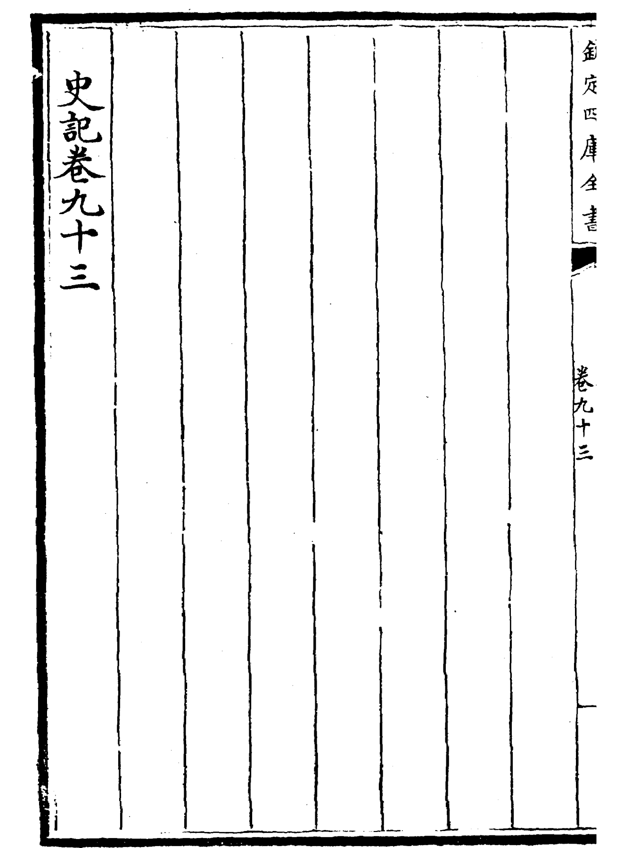
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集解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輙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駰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戸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黄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黄於曲逆下正義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

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黄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為代王集解徐廣曰都中都正義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髙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儌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内見疑彊

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頹當歸國龍頟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史記卷九十三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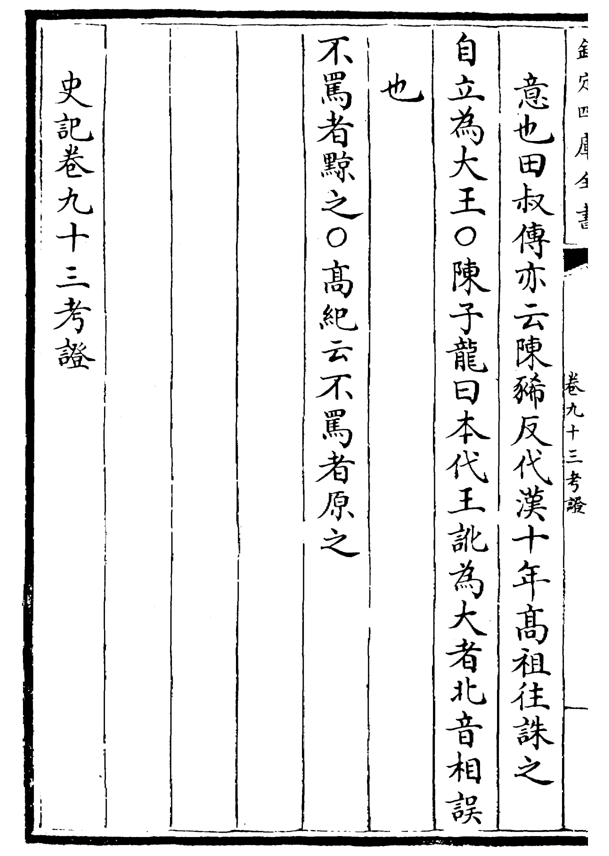
韓王信盧綰列傳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按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賛中皆稱兩韓信攄其説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成復立信爲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通闢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姫則名

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姓且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誤姬為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略定韓地立横陽君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盖信都勝徒皆司

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

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臣照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黄等說誤陳豨至淮陰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馬遷誤耶抑别有





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自立為大王○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為大者北音相誤也

不罵者黥之○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

史記卷九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集解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索隱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横各遞為王榮并王三齊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集解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

儋將兵救魏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

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集解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蝮音芳伏反螫音臛又音釋正義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集解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

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集解如淳曰齮齕猶齚齧索隱齮音蟻齕音紇齮側齧齕也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荊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

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

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集解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集解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集解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集解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

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觧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觧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集觧徐廣曰高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集觧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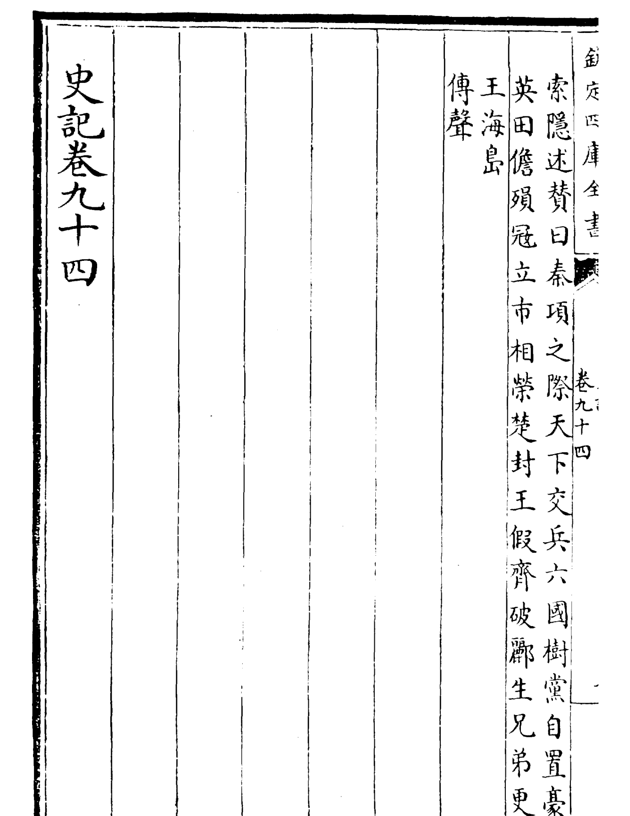
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横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横之軍於嬴下集解晉灼曰泰山嬴縣也正義故嬴城在兖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横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集解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横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集解

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摇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集解如淳

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集解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奉音捧從使者馳奏

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正義齊田横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廼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廼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集解駰案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集解駰案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書名也雋音松兖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甞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殞冠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

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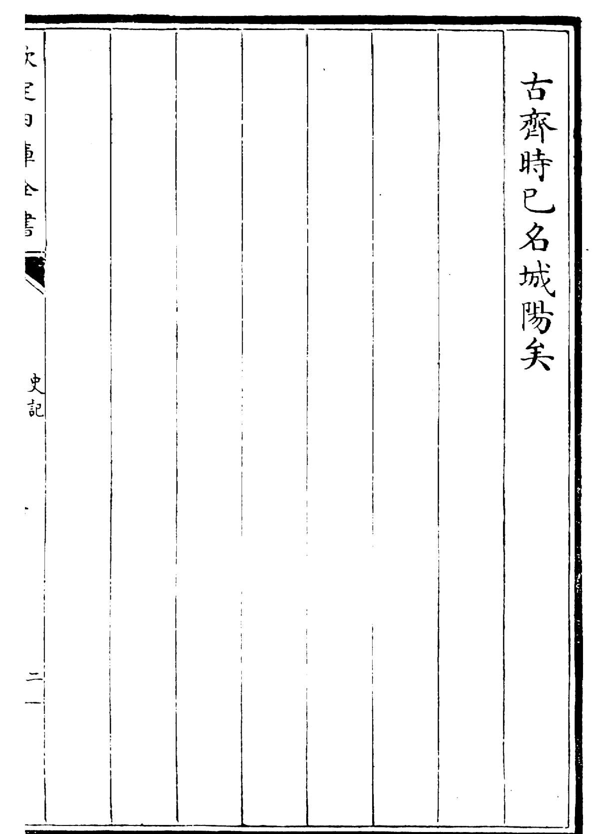
史記卷九十四

史記卷九十四考證

田儋列傳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田於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齮齕非但蝮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殺注全謬

反擊項羽於城陽正義城陽濮州雷澤是○顧炎武曰

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郡治莒史記
呂后紀言齊王乃上陽城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
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
濰水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
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
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
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本閣
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



古齊時已名城陽矣

史記卷九十四考證

謹案卷九十二第五頁後三行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刊本亦訛欲據下云擊趙代擊齊則齊趙此時已反漢和楚不得言欲今改

第七頁後七行漢書作箄山說文云箄蔽也从竹卑聲刊本箄俱訛箄考漢書亦訛據索隱作說文改

第十頁後六行劉氏依劉逵案劉氏疑是裴氏指裴駰

第十二頁後七行東北至都昌入海刋本都昌訛昌都據地理志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連號一呼連字疑當作建

第十八頁後五行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刋本漢書下衍一因字今删

卷九十三第八頁後五行地理志屬濟陰刋本濟訛齊據地理志改

第八頁後八行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

從起宛朐至霸上爲侯刋本特將將下脱將字從

下脱起字據功臣侯表增

第九頁前八行立爲大王案大字當作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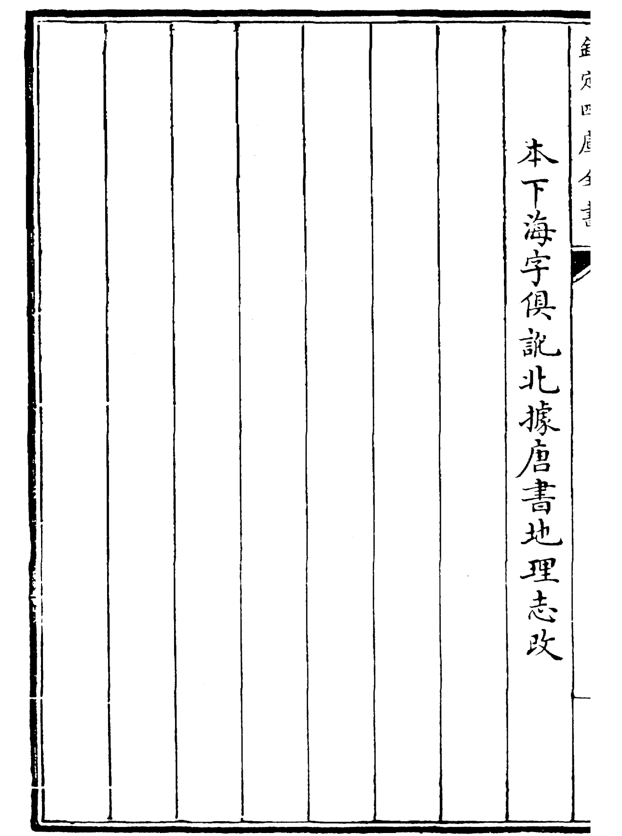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七行破豨將張春於聊城此聊城當是

㕑城即戰國策吕不韋所謂秦子異人質於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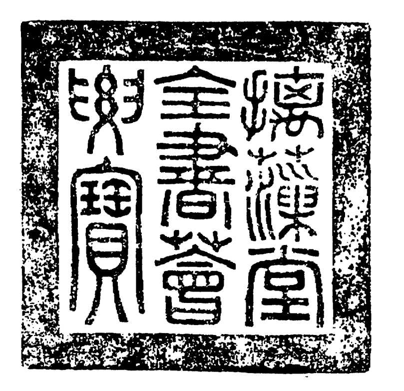
處於㕑城者非魯連射書燕將之聊城也舊本

俱誤姑仍之

卷九十四第五頁後一行海州東海縣有島山諸



本下海字俱訛北據唐書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